

“有人花五千万，想买我这颗人头。”

这听起来多像电视剧里的情节：主角为了伸张正义，不惜得罪黑势力，被黑势力下达追杀令，五千万悬赏主角的项上人头。

这不是电视剧，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——就在几年前！

2017年，湖南某公司的老板包坚信四处开讲座，向人们宣传他的“互联网+聋人创业”的观念，而他的“听众”就是聋人（听力障碍者，也称听障者）。

台上，老板包坚信全程用手语演讲；台下，聋人们“听”得津津有味。

“只要有梦想！你就可以当老板！”

“相信我，包坚信，我们聋人朋友一起携手赚大钱！”

在包坚信的吹鼓下，聋人们都相信了他，纷纷购买了湖南某公司的理财产品。

看到有人在犹豫，包坚信就说：兄弟，你们要相信我！只要购买我们公司的产品，买5000元，每个月就会返给你2000元！只要你们买得越多，每个月到手的红包也就越多！我们是兄弟，才会给你们这样的优惠，要是换成别人，才没有这么好的回报呢！

我们普通人一看：这不就是妥妥的诈骗吗！这种手段，居然还有人上当？

但是聋人他们可不是这么想的，他们中有很多人上了年纪，小时候又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，平时接触到外界的机会不多，知识面窄，阅历不丰富，他们很容易上当受骗的。

现在来了个会手语、要带自己一起赚大钱的老板，自然是毫无保留地相信了。就这样，“包坚信可以带我们赚大钱”的信息，在聋人的群体里传播开来。

在这种“低支出、高回报”的诱惑下，有将近40万聋人都购买了湖南某公司的理财产品。

包坚信和公司赚得那叫一个“盆满钵满”，就连包坚信自己都没想到：赚钱居然如

此轻松，随便“说”两句好听的，就有人争先恐后地把钱送过来。

聋人们把包坚信看作是英雄，却没想到：这个英雄是个人渣！他居然拿着自己的血汗钱，到处买车买房、吃香的喝辣的，甚至包养情人。

后来，东窗事发，聋人们才知道：这包坚信，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！别看这个公司的管理层、员工都是聋人，但是他们的心都黑透了，专坑弱势群体！

这是一起针对聋人的传销诈骗案，涉案人数将近40万，涉案金额高达几十个亿。

被骗了，怎么办？一般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报警，然后联合起来，一起打官司，告这家公司。

但聋人们不一样，他们为了购买“包坚信”吹鼓的理财产品，掏出了所有的钱，却血本无归，几近倾家荡产。

大部分被骗的聋人，文化程度低，没有人愿意搭理他们，他们又没有钱，更请不起律师。

直到唐帅的出现，他们才有了希望。在这期间，唐帅曾经接到过两个电话。

第一个电话：“唐律师，我们公司想邀请你出任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团，担任主席，年薪随便你开，只要你能不管这件案子。”

唐帅二话不说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几天后，另一通电话又打来了：“唐律师，我们可以给你5000万，你可以带你的家人去国外旅行，散散心。”话锋一转，“你要是继续管这件案子，可就活不过今年元宵了！”

唐帅不理会对方的威胁，挂断了电话。

几天后，唐帅的聊天软件上，收到了一条威胁视频。一个表情凶恶的男子，挥舞着大砍刀，对着镜头恶狠狠地比划着。

除此之外，唐帅还明里暗里受到过各种各样的威胁，即使面对着这么多威胁，唐帅也始终没有放弃，继续搜集着证据，继续为聋人发声。

这下彻底惹火了湖南某公司的人，他们的老大包坚信甚至直接放话：“五千万！买唐帅的人头！”

最终，唐帅将自己搜集、整理好的证据递交到公安机关，而公安机关经过几个月的缜密布局，里应外合，成功逮捕了湖南某公司的13个头目，就连那扬言要取自己项上人头的包坚信，也落入了法网之中。

也因此，唐帅在聋人圈“一炮而红”。

其实，唐帅能够成为聋人律师，为他们代理案件，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，而是有故事的。

唐帅是重庆人，他的父母都是聋人，好在两人的爱情结晶——唐帅身体没有任何缺陷。

有一件事说来既好笑又辛酸。那天，才几个月大的唐帅被毛毯盖住了头，闷得受不了，哭得连脸都变色了，可是唐帅的父母是聋人，怎么会听得见唐帅的哭声。

要不是唐帅的外婆突然上门，一进门就听到了唐帅的哭声，及时赶到把毛毯揭开了。只怕唐帅早就没了。

正是因为这次遭遇，唐帅就一直跟着外婆生活，直到初中才回到父母身边。

唐帅的父母不希望儿子待在聋人的环境里，一直不准儿子接触手语。唐帅只能偷偷看、偷偷学。

其实，唐帅也曾经不想学手语，他觉得自己是个正常人，没必要学手语。

但外婆表示：你学手语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为了以后方便照顾你的爸爸妈妈。在唐帅的心里，外婆的鼓励比爸爸的斥责更有力量。

父母在大渡口区振兴金属厂工作，厂里有几百名聋人。小唐帅一有空就跑到厂里，缠着叔叔阿姨们教自己手语。

上小学后，唐帅每天放学就往朝天门广场跑，他可不是为了去玩，他是为了找各地的聋人“切磋”手语。

那时候，重庆的旅游业发展迅速，全国各地的人都过来旅游，其中自然也有不少聋人。

机灵的小唐帅很招人喜欢，每个聋人看到他，都喜欢和他“聊天”，几年下来，唐帅几乎和各个地方的聋人都“打过交道”，不仅手语水平有了极大提升，也了解到各地手语之间的差异及演变过程。

后来，厂里出问题，唐帅的父母下岗了，也找不到新工作，家中出现了经济困难。刚刚高中毕业的唐帅主动放弃了学业，外出打工，先后辗转过上海、北京等地，最终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重庆。

经过几年的漂泊，唐帅萌生了当律师的想法。他努力学习，通过成人高考，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专业，两年半就读完了四年的课程，还在这期间重新学习了手语。

也许有人会好奇：唐帅不是已经懂手语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学习手语啊？

这就不得不向大家科普一下手语。

我国的手语分为两类，一种是自然手语，自然手语是聋人之间每个地方的自然手语都会有所差别，即使是某些动作不同，但是聋人之间却能通过“解释”心领神会。

一种是通用手语，每个手势、方向，都有其固定的含义，正规聋人学校里教的就是通用手语。

全中国的聋人懂得自然手语得多，但是通用手语却是需要经过学习的。

唐帅毕业后，进入了司法部门，成为了一名专职的手语翻译。这一做就是六年，在这六年里，唐帅经历了大大小小、至少上千起聋人的案件。

比如，为已故好友的儿子交学费、而偷走别人救命钱的公交车男子；“自然手语”没有被翻译理解，被认成偷窃罪的聋人姑娘；被手语翻译当着警察面索要钱财的聋人。

那个时候，懂法律的不懂手语；会手语的不懂法律。

有的手语翻译甚至昧着良心，当着民警的面，用手语勒索受害者：“如果你不拿点钱，我就颠倒黑白，让你坐牢！”

唐帅很是痛心疾首，说：“在聋人案件里，真正能够左右聋人刑事案件的裁判，不是坐在法庭上的法官、检察官，也不是坐在对面的律师，而是手语翻译。”

这六年，唐帅见过太多聋人因为无法发声而受到的委屈，他下定决心：我要参加司法考试，我要成为一名律师，我要站在法庭上为聋人发声。

2012年，唐帅终于通过了司法考试，拿到了律师执业证。

后来，他还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。2015年，唐帅走上了义务普法的道路。2016年，唐帅还开发了一款专门给聋人使用的APP。2017年，唐帅还从应届毕业的聋人大学生中，招聘了五人进入律所。

唐帅认为，聋人听力系统受损，导致他们无法获取语句背后的隐藏信息，而手语的语句结构表达与书面语的主谓宾结构有很大区别，这也导致了学习手语很难。

正因如此，很多听障人士的价值观就是“非黑即白”，他们的情感表达直接且热烈。从他们那里，你能获得的是最直接的反馈。

唐帅凭借“包坚信诈骗”一案，在聋人的圈子内名声大噪，全国各地的聋人都纷纷涌向了唐帅的聊天账号。

好友申请太多了，唐帅不得已将聊天软件的好友人数提升至上万，为了帮助这些听障人士，唐帅已经有三年时间没有好好休息了。

唐帅的手机里，每时每刻都有新的对话框弹出来：“我被骗了！”“我想离婚！”“老板冤枉我偷钱！”“为什么那些人的工资比我的高？”

诈骗的、想离婚的、被歧视冤枉的、被骗去当“免费”劳动力的……掰着手指头，数也数不清。

两百多个聊天群，上万名好友，每一个弹出的对话框，唐帅都要不断地回复他们。有些聋人的文化水平有限，唐帅还得打视频电话，用手语面对面交流。

唐帅很清楚：中国有两千多万听障人士，不能只靠自己一个手语律师。要是只靠自己，那是远远不够的。

虽然自己曾遭遇死亡威胁，但这件事必须有人要做，聋人必须有自己的律师。于是，他开始考虑培养新人。

2020年底，中国第一位“聋人准律师”出现了。她叫谭婷，是唐帅的徒弟。

司法考试堪称全中国通过率最低、难度最高的考试，其中的法律案例，会涉及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各方面的事情。

对听人（与聋人相对而言，指的是听力系统没问题的正常人）来说，理解这些名词就已经很难了。对聋人来说，更是犹如大海捞针一般难。

前前后后共有三十多人参加司法考试，最终只有谭婷一人坚持了下来。

在唐帅的无声支持下，谭婷三战司法考试：2017年，谭婷差了几十分；2018年，谭婷差了10分；2019年，谭婷差了4分。

终于2020年，谭婷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“聋人律师”。

谭婷很高兴，她表示：“可能很多聋人认为自己不能做律师，但我想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，我们聋人不是不行，只是不便。只要你努力也可以做到。我想用这双无声的手，把正义的声音带到每个无声的角落。”

虽然谭婷成为了一名律师，但她无法听到法官和被告方说话，也就不能开庭辩护。她成为了唯一一个不能上庭的律师。

起初，谭婷很沮丧，她想报考律师，就是为了替聋人发声，她辛苦考了三次，好不容易通过了考试，但现在她连上庭也做不到。

唐帅安慰她：身为一名律师，上法庭不是主要任务。你真正应该做的是普法，你在

法庭下做的工作，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聋人陷入困境的概率，也能最大程度地帮助我们做好上法庭前的准备。不能在法庭上闪闪发光，就要在生活中闪闪发光。

谭婷调整好自己的情绪，开始和“听人”同事一起整理案件。

在不断整理案件的过程中，谭婷发现：很多来律所求助的聋人，都缺乏最基本的法律常识，连如何结婚、离婚都不知道。

于是，谭婷暂时放下律所的工作，开始走进社区，为聋人开展讲座，向他们普及常见的法律；她还在大学教授手语课程，吸引更多的“听人”来学习手语；她还自制普法短视频，上传到短视频平台；她还开启了线上一对一的法律咨询，为聋人解决法律问题。

唐帅是“听人”（听力正常的人），谭婷是聋人，两个人本来处在不同的世界，但是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，为两个世界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。

这是一群沉默着的人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，更别提学习正规的发声方式了。他们想要张口，却不知道如何说话；他们想要比划，却没有人看得懂。

这是一个无声却又震耳欲聋的世界，它们与现代文明之间有着沟壑。

好在他们还有希望，有人正在成为连接沟壑的木板，准备用自己的身躯，为聋人建立起一座连接公平、正义的桥梁。

过去，他们无法发声；如今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手语帮助他们，使得他们的“声音”能够被更多人“听见”。

在有人用手语威胁着聋人的时候，也有人选择成为律师，用手语替聋人发声。

我们不是丛林里弱肉强食的野蛮动物，也不是宇宙中一粒粒孤立的原子，我们是所有动物中，唯一一种出现了文明社会的人类。

当这个社会的道德和法律氧气逐渐稀少，每个人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。唐帅的出现，就是递给了聋人一个呼吸器，能够在无法开口说话的情况下，替他们发声。

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下，我们的命运就是相同的，希望每个人心中都能心存善意，尤其是对聋人。愿大家都能够善待身边的残障人士，我们的善意，在每个残障人士的眼中，都会被不断放大。

至此，还有一个小知识点想向各位读者普及：“聋哑人”并不是正确的称呼。“聋人”才是对他们正确的称呼。

之所以称呼他们为“聋人”，是因为他们的先天性疾病，或者后天性疾病会导致自己的听力系统受损，导致失聪，无法听到他人说话，但是他们的说话系统——嗓子并没有问题。

而聋哑人，则表明他们的听力系统和说话系统都出现了问题，既听不到，又无法说话。但是聋哑人并不等于聋人，聋人才是正确的称呼。

很多聋人无法正常说话，是因为他们无法听到声音，不知道如何发声。只有少部分聋人

诚然，中国几千万的聋人中肯定有一些听力系统和说话系统都出现问题的，但是我们依旧不能用“聋哑人”这个称呼，来称呼全部聋人。

“聋哑人”这个称呼正在逐渐退出舞台，但是还是有不少媒体都将“聋人”称呼为“聋哑人”。这说明称呼的改变，还需要我们慢慢努力。

目前，北京的杜银玲

老师（她是聋人）和她来自天南海北的学生们，都在不断努力：努力让大家意识到“聋哑人”的称呼是不正确的，努力让普通人了解手语。

唐帅坚持为聋人发声，为弱势群体服务，在遭受到死亡威胁，人头被叫价5000万后，他没有退缩，继续坚守律师的职业道德。2020年他的女徒弟通过司法考试后，继续替聋人发声，对于唐帅和谭婷的举动，我们是钦佩和赞赏的，为他们的正能量点赞。

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这支队伍，我们不要再当一个旁观者，我们要站出来，为聋人发声。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，聋人在社会中受到的歧视会越来越少，他们将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。正义和公平不是等来的，是需要我们靠实际行动一起去守护的。

参考文献：



央视新闻：他用手语辩护，为无声者发声，他说：希望自己不再“唯一”

新京报：律师唐帅，为聋哑群体辩护

光明网：唐帅：打开了“无声世界”的大门